歷代刑法考

城旦

史記始皇紀丞相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集解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髠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刑漢書惠紀注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四歲刑

衞宏漢舊儀秦制凡有罪男髠鉗爲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爲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歲完四歲

按城旦秦制漢因之應如二說竝言四歲刑而衞宏云作五歲完四歲漢志亦分完城旦舂髠鉗城旦舂爲二後漢仍之城旦爲徒役之事而罪之應充徒役者不止城旦魏世有髠刑完刑作刑之分北周始定名爲徒後世亦稱徒爲城旦者豈以徒役之事城旦居首歟

漢志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止代刖今旣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

按文帝除肉刑城旦舂遂分爲二等以髡鉗城旦舂當黥以完城旦舂當舊日之髡鉗城旦舂故臣瓚云以完易髡而志文當完之完自是髡字之譌也

志又云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

按前令之刑謂此令之前有刑者也是前令之城旦舂歲與此令之完城旦舂歲其數不同此令必降于前令故非禁錮者即以此令之歲數爲限今所謂斷罪用新

頒律也前段之文似是降等之法今不能詳矣惟云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是完城旦舂與鬼薪白粲同爲三歲刑後書明紀言贖論者右止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髡鉗城旦舂與右止爲一等完城旦舂下至司寇作爲一等可以見完城旦舂之歲數不與髡鉗城旦舂相同諸家說城旦舂者竝云四歲刑志云完城旦舂滿三歲其等次相符獨衛宏言作五歲完四歲與衆說不同晉律云髡鉗五歲刑晉法多沿于漢衛說必有據或云志文滿三歲當下屬言滿三歲者爲鬼薪白粲也然下文又云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隸臣妾二歲刑也與此段文法正同滿三歲不得下屬爲解或說亦未是今姑闕疑

漢書王子侯表平城侯禮元狩三年坐恐猲取雞以令買

償免復諻完爲城旦師古曰恐猲取人雞依令買雞以償坐此免侯又犯㪅諻故爲城旦也

按此文當是詐人取雞出令責其買償也師古之說未明

樂侯義坐使人殺人髡爲城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平陽侯曹宋征和二年坐與中人姦闌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爲城旦

留侯張不疑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贖爲城旦師古曰門大夫侯之屬官也

鄒侯蕭獲坐奴殺人減死完爲城旦

汾陰侯周意坐行賕髡爲城旦

隆慮侯周通有罪完爲城旦

郫侯周仲居坐爲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爲城旦如淳曰

民巧詐用之不便又廢也
安丘侯張拾坐入上林謀盜鹿又搏揜完爲城旦師古曰謂搏擊揜襲人而奪其物也搏字或作博一曰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
按後說是
邔侯黃遂坐掩搏奪公主馬髡爲城旦師古曰搏字或作博已解於上
樊侯蔡辟方坐搏揜完爲城旦
山陽侯張當居坐爲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
成安侯韓延年坐爲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完爲城旦師古曰當有所興發因其遲留故闕之

將梁侯楊僕坐爲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爲城旦師古曰箇枚也

新時侯趙弟坐爲太常鞫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而完爲城旦如淳曰鞫者以其辭決罪也晉灼曰律說出罪爲故縱入罪爲故不直

外戚恩澤侯表長平侯衛伉太初元年嗣侯闌入宮完爲城旦

平津侯公孫度坐爲山陽太守詔徵鉅野令史成不遣完爲城旦

牧丘侯石德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

按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諸名魏晉以降不具盡已除之茲錄漢諸表城旦之事皃完然有可以見漢法之大略焉

舂

周禮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注女舂抌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注鄭司農云槀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　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注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

按此女奴之能舂者故入于舂人尙非以舂爲罪之名漢時之城旦舂則竟以其所任之事爲罪名矣

漢書惠紀及當爲城旦舂者注應劭曰城旦旦起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按漢之舂實本于周制

外戚傳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

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

按百官公卿表永巷令丞宦者屬少府此因戚夫人於永巷而令之舂也似當時永巷有女舂之役

漢舊儀女爲舂舂者治米也

後漢書明紀注前書音義曰舂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

按漢書儀言白粲爲祠祀擇米此云舂以食徒者是白粲與舂其執役同第一以供祠祀一以食徒者爲不同耳周之女舂可當秦漢之白粲漢之女舂則小異矣

隋志北齊律刑罪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其不合遠配者女子配舂六年

按魏晉以降未見舂名惟北齊有之

鬼薪

史記始皇紀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集解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

按此嫪毐之舍人毒反夷滅其宗其舍人重者刑戮輕者罰徒役三年也

漢舊儀秦制鬼薪三歲鬼薪男當爲祠祀鬼神伐山之薪蒸也

按鬼薪秦制漢因之

漢書平紀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注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如作徒六月顧山遣歸說以爲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

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日顧人也
按秦制男女之役不同女以舂當城旦以白粲當鬼薪以作如司寇當司寇以復作當戍罰作是女無鬼薪之役也顧山之法是女亦充鬼薪之役矣未知漢法與秦異抑別有說也俟考
王子侯表舉梁侯嬰坐首匿罪人爲鬼薪離石侯綰坐上書謾耐爲鬼薪師古曰謾欺誑也
功臣表成侯董朝坐爲濟南太守與城陽王女通耐爲鬼薪
曲成侯蟲皇柔坐爲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爲賦爲鬼薪師古曰赤側解在食貨志時並令以充賦而汝南不遵詔令
食貨志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

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

按民不用赤側而罪及太守張湯之法其苛虐類此而武帝信任之史遷之譏豈得爲謗

宜曲侯丁通有罪赦爲鬼薪

柏至侯許福坐爲姦爲鬼薪

按爲姦爲姦利也

杜衍侯王舍有罪爲鬼薪

朝陽侯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耏爲鬼薪

平棘侯林辟彊有罪爲鬼薪

按鬼薪之見於諸表者凡九條彙錄備考

惠紀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

按此赦降也有罪當刑謂當論肉刑者皆降爲三歲刑

也

劉輔傳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

按上條城旦舂耐爲鬼薪此條死罪減爲鬼薪其減法不詳

白粲

漢舊儀秦制鬼薪三歲女爲白粲者以爲祠祀擇米也皆作三歲

漢書惠紀白粲注應劭曰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三歲刑御覽六百四十八引應注正白下有粲然二字

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導官令丞注師古曰導官主擇米續漢書百官志大司農屬官導官令主舂御米及作乾精導擇也

說文粲稻重一秳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曰毇段注此當有奪文當

以爲米十斗句絕下云爲米九斗曰毇粟二十斗爲米十斗者九章算術所謂稻率六糲米率三十也稻粟二十斗爲米十斗今曰驗猶然其米甚粗不得曰毇明矣爲米九斗曰毇者下文云米一斛舂爲九斗曰毇是也毇即粺禾黍言糲稻言毇稻米九斗而舂爲八斗則亦曰糳八斗而舂爲六斗大半斗則曰粲猶之禾黍糳米爲七斗則曰侍御也禾黍米至於侍御稻米至於粲皆精之至矣

爲米六斗大半斗曰粲殷注謂以八斗舂爲六斗大半斗也以今目驗言之稻米十斗舂之爲六斗大半斗精無過此者矣

按粲爲稻米之至精者擇之使正白故以白粲爲名白粲與舂原是一事而一爲四歲刑一爲三歲刑罪分二等者以米之精粗爲差別其工力亦有高下也或謂白粲即舂混二爲一非是導官主擇米則白粲必供役于導官舂何屬未詳西漢導官屬少府東漢改屬大司農漢官曰員役百一十二人似其制已與西漢不同矣

隸臣妾

漢志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

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注師古曰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爲隸臣隸臣一歲免爲庶人隸妾亦然也

書費誓臣妾逋逃傳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

按左傳僖十七年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此不過泛言賤者之稱昭七年輿臣隸隸臣僚但言人之有十等耳皆與罪名無涉也漢舊儀所言秦制鬼薪白粲之次無隸臣妾之名是秦所無漢增之也隸臣妾二歲刑其名與奴婢相近而實非奴婢魏晉以下皆無此名

漢志功臣表武陽侯蕭勝坐不齋耐爲隸臣師古曰謂當祠而不齋也

戚侯季信成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

藏侯張勝有辠爲隸臣

南宮侯張生有辠爲隸臣
襄城侯韓釋之坐詐疾不從耐爲隸臣
按漢功臣表有此五事今彙錄之
司寇
漢舊儀罪爲司寇司寇男備守女爲作如司寇皆作二歲
漢志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注如淳曰罪降爲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
按司猶察也周禮師氏注古別無伺字司即伺察之字司寇伺察寇盜也男以備守其義蓋如此作如司寇不知所役者何事此二歲刑也
恩澤侯表平邑侯王遷坐平尚書聽請受臧六百萬自殺如淳曰律諸爲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爲聽行者

皆爲司寇師古曰有人私請求而聽受之
按如淳所引漢律文也此其僅存者
王子侯表楊丘侯偃坐出國界耐爲司寇
按此與功臣表之終陵侯並以出界爲司寇而功臣表
甯侯魏指文後三年坐出界免與此二侯之罪輕重不同如
何分別未詳
沈猷侯受坐爲宗正聽請不具宗室耐爲司寇師古曰受
爲宗正人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
而受獲罪
功臣表終陵侯華祿坐出界耐爲司寇
深澤侯趙修有罪耐爲司寇
吳房侯楊去疾有罪耐爲司寇
衍侯翟不疑坐挾詔書論耐爲司寇師古曰詔書當奉持

之而挾以行故爲罪也

髡

周禮秋官掌戮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爲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元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疏先鄭以髡爲完但居作三年不虧體以此爲圜土罷民解之不從者掌戮所掌皆虧體獨以此爲不虧體於義不可故後鄭引文王世子解之也 周官義疏王氏應電曰注以髡爲王族犯宮刑而減之者非也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爲刖以下耳苟降從髡則應劓刖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案記所謂公族無宮刑蓋議獄時不當以宮而降從劓刖耳先鄭以髡者爲司圜所收罷民似可通其不冠飾而墨幪疑即爲其髡也蓋能改者反其州里不能改

而出圜土者殺其罪不至殺而又不能改者州里莫任將焉體之則長髡而使之守積宜矣

按後鄭之說固有難通先鄭之說賈疏已駁之罷民必在圜土守積則不在圜土中矣髡者鬄髮罷民僅弗使冠飾未嘗鬄髮不得即謂之髡也竊意髡在五刑之外乃刑之輕于肉刑者亦施之于情罪稍輕之人而視圜土之罷民則較重故使守積守積亦居作之一端也

史記始皇紀黥爲城旦集解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刑

御覽六百十九引風俗通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士犯罪依止鮮卑山後遂繁息今皆髡頭衣赭亡徒之明效也

按此風俗通逸文據此則秦之徒皆髡矣漢之髡鉗承秦法也今皆髡頭應以目驗言之後漢書鮮卑傳言婚

如先髡頭與此略同惟范言鮮卑東胡之支與此不同
東胡傳亦言以髡頭爲輕便
漢志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
按漢之髡乃居作之最重者餘不髡也完則輕于髡者
亦非居作者人人皆完也似用之髡於黥劓宮刵外別
爲一等與漢法異若惠紀之七十已上及不滿十歲當
刑者完之似又但完而不刑矣
季布傳迺髡鉗布衣褐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
賣之　田叔傳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
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
按爾時爲官奴者並髡鉗故季布髡鉗廁家僮中田叔
等髡鉗如爲王家奴也
急就篇鬼薪白粲鉗釱髡顏注剃髮曰髡

說文髡鬄髮也从髟兀聲髡或从元段注楚辭涉江接輿髡首王注髡剔髮也剔者俗鬄字元亦兀聲也故亦从元聲古或假完爲髡如漢刑法志完者使守積王制注同

魏律髡刑完刑各三

按髡完分爲二等魏亦因于漢

又曹瞞別傳太祖常行經麥中令士卒犯麥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傳時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按割髮抵髡操之詐

御覽六百四十九 晉律髡鉗五歲刑 梁同陳曰髡鞭 隋志

晉志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 上劉頌 髡作者刑之成 髡罪者似秋凋落之變 張斐律序

隋志北齊流刑鞭笞各一百髡之刑罪並鎖輸左校而不髡

按北齊流罪髡而刑罪不髡與古制異完之名晉以後無明文當已廢除至北周以後并無髡之名蓋亦變之矣

完　彨耐亦作

易暌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程傳天髡首本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閒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而當暌之時上九猜很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惠棟辨證語類天合作而鬀鬢也篆文天作兲而作兲注以爲髡首之刑從程傳也愚案漢令完而不髡曰耐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彨鬢故曰彨古耐字从彡髮膚之意也耐音而古

只作而攷工記曰作其鱗之而是也明人姚旅露書謂袁坤儀讀天爲而豈未攷語類耶語類之說本胡安定瑗

漢書惠紀民年七十曰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注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鬄也

按孟康以完爲髡然髡者鬄髮完者僅去須鬢實不同也

漢志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注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止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云髡者完也

按後漢書孝明紀髡鉗城旦舂與完城旦舂分爲二等與此志同魏亦分髡作完作爲二惠紀注孟康以完爲髡誤也

又按此志下文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是分完城旦

舂髡鉗城旦舂爲二明紀可證髡鉗城旦舂爲五歲刑完城旦舂爲四歲刑漢舊儀所云作五歲完四歲也
後漢書光武紀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注耐輕罪之名前書音義曰一歲刑爲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　明紀完城旦舂注完者謂不加髡鉗
魏完刑詳髡
隋志梁律刑二歲已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
北齊刑罪卽耐罪也
說文耏罪不至髡也从彡而而亦聲耐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段注高帝紀介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从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从寸後改如是言耐罪以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按耐之罪輕於髡髡者鬄髮也不鬄其髮

任去須鬢是曰耐亦曰完謂之完者言完其髮也刑法志曰當髡者完爲城旦舂王粲詩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正義曰漢令謂完而不髡曰耐然則應仲遠言完其彫鬢正謂去其鬢而完其髮耳桂氏義證禮記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耐古能字古者犯罪以髡其鬢謂之耐罪故字从寸寸爲法也以不虧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

罰作　復作

漢舊儀秦制男爲戍罰作女爲復作皆一歲

按戍罰作當是二事李奇曰輕罪男子守邊一歲所謂戍也罰作者輸作之事

漢書文紀元年注蘇林曰一歲爲罰作

按罰作蓋承秦制而無戍字與秦制稍異

二年民謫作縣官者赦之

按此即罰作之法

漢書王子侯表平侯遂坐知人盜官母馬爲臧會赦復作師古曰有人盜馬爲臧匿之雖會赦猶復作復作者徒役

按復作是女徒之名見秦制宣紀注李奇曰復作者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輭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是漢時亦有復作之女徒也此男子而亦曰復作疑即罰作之別名

分攷十一終

刑法分攷十二

監禁作工

周禮秋官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二十人　欽定義疏掌囚僅用司圜下士之數徒亦減四之一而無胥蓋拘囚以待刑殺稽止有定耳目易周若罷民則施以職事所以稽其業緒糾其爭鬬防其遁逸者尤不可以不詳故士有加徒有加而又有胥以董其徒惟恐其不能改而致屏遠方或出圜土而入于大辟也

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注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疏教之者正謂役人圜土晝則役之司空困苦則歸善罷謂困極罷弊此

圜土被囚而役是不愍強作勢之民有似罷弊之人也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注害人謂
爲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
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
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疏此罷民本無故心直
是過誤此入五刑者爲輕比坐嘉石者爲重故云已麗於
法　其能改過返於中國不齒三年注反于中國謂舍之
還於故鄉里也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　其不能
改而出圜土者殺注出謂逃亡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
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
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注
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

罷民謂惡人不从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疏云收教者謂入圜土見收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云害人者謂抽拔兵劍誤以傷人者也云明刑者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注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爲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爲惡無所容入也元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于法者疏先鄭以坐嘉石共入圜土二者爲一其義不通故後鄭不從按司寇職及司救職皆上論嘉石之罪民下別云圜土之罰民分明兩事

不同故後鄭謂圜土所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與嘉石之罷民是邪惡過淺別也　邱氏濬云弗使冠飾後世犯罪者去衣冠其原始此先王之於惡人不徒威之以刑而又愧之以禮去衣冠以恥之加明刑以警之任事役以勞之凡此欲其省已愆以興善念也能改即止不能改然後加之以刑後世徒罪有年限本此然惟限其年而已限滿即出以爲平人而無復古人冀其改惡之意亦無復古人雖出不齒之教矣

宋史刑法志蘇頌元豐中嘗建議請依古圜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鉗足晝則居作夜則置之圜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歲而遇赦者不原既釋使送本鄉譏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時未果行崇寧中始從蔡京之請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強盜貸死者晝則役作夜則拘之視罪之

輕重以爲久近之限許出圜土充軍無過者縱釋行之二年其法不便乃罷　大觀元年復行四年復罷　通考引石林葉氏曰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驅之勞而配隸者有送路犇亡困踣之患蘇子容元豐中建議請依古圜土所當流者髠首鈦足晝則居作夜則置之圜土崇寧初蔡魯公始行之人不以爲善也

按圜土古法蔡京此議烏可以人廢言而當時旋行旋罷何哉其故大抵有二一則經費多一則管領難不知行之既久犯者漸少經費亦可漸省管領既習亦無所謂難也今東西各國皆有禁錮服役之制其原甚古今人不察而斥以爲西法何未讀周官也

工役

史記始皇紀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

地

漢書惠紀三年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武紀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注如淳曰食貨志吕

舊吏弄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貲者爲吏也　食貨志於

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謫令伐棘上

林作昆明池

昭紀元鳳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

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理城

郭

按秦漢發罪人以充役在尋常力役之外其故有二一

則正卒不足又役及有罪之人如始皇之適吏築城是

也一則不欲勞民故以罪人充役如惠帝發徒隸城長

安是也其事同其意則不同矣昭紀言募當是願充役者役之不强迫也始元元鳳之間以息民爲心霍光之功德豈可沒哉建武時之遣弛刑補理邊郡城郭與秦之開邊謫戍亦大不相同王莽之亂百姓虛耗故發罪人以充役既可省良民之遠築又可使有罪者服勞而思善策之最便者也

漢舊儀秦制凡有罪男髡鉗爲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爲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歲完四歲鬼薪三歲鬼薪者男當爲祠祀鬼神伐山之薪蒸也女爲白粲者以爲祠祀擇米也皆作三歲罪爲司寇司寇男備守女爲作如司寇皆作二歲男爲戍罰作女爲復作皆一歲到三月

按城旦以下罪竝工役之事

漢書百官公卿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

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注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按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是漢時京師諸官府皆有徒隸以供役宣紀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謂三輔屬縣及諸官府之徒也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導官令主擇米似女徒之白粲即供導官之役使者衛青傳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甘泉居室亦少府屬官之一既有鉗徒供役使又龐參傳坐法輸作若盧若盧官名亦屬少府詔獄所在亦有輸作之人是少府有徒隸也韋彪傳坐論輸左校李燮傳輸作左校史弼傳論輸左校皇甫規傳論輸左校李膺傳輸作左校劉祐傳輸左校蔡衍傳曹鼎輸作左校左校官名屬將作大匠續漢書百官志將作大匠屬官左校令一人掌左

工徒右校令一人掌右工徒是將作大匠有徒隸也伍被傳上林有水司空主囚徒者水司空屬水衡都尉是水衡都尉有徒隸也此漢時諸官府並有徒隸供役之證昭紀趙充國傳並云三輔太常徒當時諸陵縣屬太常故徒隸之屬于太常者視他官府爲多矣

宣紀女徒詳總攷

按時曾孫在襁褓收繫郡邸獄女徒趙徵卿胡組更乳養之郡邸長丞屬大鴻臚主諸郡邸之在京師者女徒乳養亦充役也又平紀女徒歸家雇山錢月三百應劭謂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也是顧山即鬼薪也

成紀鐵官徒詳徒

按紀稱潁川鐵官徒山陽鐵官徒續漢書郡國志潁川

郡屬縣陽城有鐵西漢當有鐵官故有徒以供役山陽無聞

文紀注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

按鬼薪也城旦也白粲也舂也皆工役之專務即此以爲非名若罰作若耐則不名一事但視其所能者役之鐵官其一端也

隋志梁律刼身遇赦降死者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配材官冶士尙方鎖士

陳用梁法常以三月令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察理囚徒寃枉

按隋書百官志梁少府卿置材官將軍左中右尙方東西冶等令丞通典宋有東冶南冶各置令丞一人而屬少府齊因之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置冶令或置冶丞

多是吳所置梁陳有東西冶東冶重西冶輕其西冶即宋齊之南冶據此是梁有東西冶署冶士鎖士盡供役于冶署者觀於陳之察理冶署囚徒則當日囚徒之集于冶署者衆矣

魏書道武帝紀天賜元年五月置山東諸冶發州郡徒謫造兵甲

　按此即梁陳冶士之制

宋志先是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及通州海島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

明會典拘役囚人國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照年限笞杖計月日滿日疏放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事例不一具列于後　洪武八年令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照年限工役官吏受贓及雜犯

死罪當罷職役者發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十五年令笞杖罪因悉送滁州種苜蓿每一十十日　十六年令徒流笞杖罪因代農民力役贖罪役十日准笞二十杖一十徒流各計年准之　二十六年定凡刑部問擬刑名除真犯死罪的决外其餘笞杖徒流雜犯死罪應合准工者議擬明白審錄允當開送河南部本部置立文簿編成字號注寫各囚姓名年籍鄉貫住址并爲事緣由工役年限日期分豁滿日充軍疏放終身工役凡遇修砌城垣街道修蓋官員房屋及起築功臣墳塋等項其該衙門移文到部照依工作處所合用笞杖等因撥付監工人員收領前去工役取訖領狀在卷本司一樣造册二本編寫字號并領去囚人姓名年籍鄉貫住址及爲某事工役幾年幾日分豁滿日充軍疏放終身工役監

工某人領去某處工作一本進赴內府一本咨發工部收照候各因工滿監工人員查理役過工程具呈工部計算無欠合准工滿仍查原冊相同連人咨發本部又於原卷簿內查理相同然後具手本差官齎赴內府底冊內前件項下注銷明白合疏放者引赴御橋叩頭下送應天府今在京送順天府給引齎家合充軍者付發陜西司照籍編發今例折納工價准引赴御橋叩頭仍舊 三十五年令撥徒罪囚人充國子監膳夫照年限拘役 又令罪囚工役笞罪每等五日杖罪每等十日徒罪准所徒年月加以應杖之數流罪三等俱四年一百日雜犯死罪工役終身 永樂二年奏准徒流發充恩軍者于長安左右門造守衞官軍飯食于漢趙二府牧馬不充軍者充國子監膳夫將軍軍件土工或於北京為民種田遷化炒鐵或自買船遞運或擺站運鹽笞杖罪

止鑄錢准工　十一年令囚徒運糧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照年限杖罪每等五百株笞罪每等一百株　宣德二年令匠役雜犯死罪鎖鐐終身工役徒流笞杖罪論年限工役　五年令罪囚無力運甎者雜犯死罪准雜工五年徒流各依年限准工杖罪准工十箇月笞罪准工五箇月　正統五年令囚犯無力贖罪者沿海邊衛旗軍舍餘照舊例的決還役隨住陜西民雜犯死罪文職官吏知印承差贓罪滿貫照例發莊浪等衛安置等遞運所充軍擺站其餘各處軍職旗軍舍餘笞杖的決雜犯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照徒年限福建浙江山東發本處沿海貴州四川廣西雲南陜西湖廣發本處沿邊廣東發廣西沿邊江西南直隸發浙江金山衛沿海北直隸河南發宣府俱送總兵官處定撥衛所立功備禦哨瞭滿

日發回衛所還職著役民人陰陽人等俱發附近衛要去處擺站　十三年令四川各井竈丁犯罪加役雜犯死罪者罰役五年流以下遞減年月俱於本井上工日加煎鹽三斤　天順四年令雲南罪囚雜犯死罪并徒流罪無力者解發各場煎銀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各照年限成化十六年令問發運灰運炭等項罪囚有貧難無力監追半年之上運納不及者許送所司告送原問衙門原係軍民舍餘及例該革去職役之人俱照例改撥做工擺站其例該復還職役之人有貧難情願做工者亦與改撥宏治二年令內外徒罪囚犯不分軍民舍餘無力者俱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工炒鐵等項科擬　十三年奏定凡樂戶雜犯死罪無力做工流罪決杖一百拘役四年徒杖笞罪俱不的決止擬拘役滿日著役若犯竊盜

掏摸搶奪等項亦刺字充警　嘉靖二十四年題准問刑衙門除軍職旗軍舍餘外凡問發因徒俱定與本縣驛遞若本縣驛遞不係衝要或無原設驛遞俱定發本府或本州衝要驛遞擺站　萬歷三年題准各處充徒人犯二年半以下原係犯徒減等情輕者分發本州縣拘羈擺站做工定撥輕役軍竈徒犯亦聽定撥本場煎鹽本境哨瞭其三年以上罪重者仍照舊行　准工則例每徒一年蓋房一間餘罪三百六十日准徒一年共蓋房一間杖罪不拘杖數每三名共蓋房一間每正工一日鈔買物料等項八百文爲准雜工三日爲准挑土幷瓶瓦附近三百擔每擔重六十斤爲准半里二百擔一里一百擔二里五十擔三里三十五擔四里二十五擔五里二十擔六里一十七擔七里一十五擔八里一十三擔九里一十一擔十里一十

搗打牆每牆高一丈厚三尺闊一尺就本處取土爲准
因徒該撥廠分員犯竊盜計贓以竊盜論常人盜倉庫錢
糧常人盜官畜産卑幼盜已家財雇工人盜家長財物撥
臺基廠八里莊黑窰修倉其計贓准竊盜監守自盜倉庫
錢糧盜贓而故買撥馬鞍炭廠周日灰廠大峪楸棍廠瓷
家務灰廠黄洞山廠西山窯堂炭廠楊村南北廠尹兒灣
南北廠蔡村撒河獨流廠　永樂三年奏准凡犯笞杖罪
無力准工許詣屯所爲民種田聽官給牛具種子　十七
年令做工罪囚并雜犯罪准併工運甎　正德十六年題
准因犯該運灰炭者止令赴部秤收每灰炭一百斤各加
耗五斤付各該衙門催事人役領回應用如願收價照原
定數目每灰一百斤折與銀一錢二分炭一百斤與銀一
錢五分俱免犯人親納違者著科道官參究　嘉靖二十

三年奏准凡致司送部做工運灰炭囚犯置簿鈐印給各委官收掌登記領過囚數名及做過工程辦過物料其囚犯不願做工運灰炭者折納工價每季終主事親詣繕工司查驗價送節慎庫爲雇募甎炭等項運赴各工如有侵收工價虛報物料者呈部參問　計內府年例灰炭御用監水和炭三十萬斤隆慶三年題准召商買辦兵仗局水和炭五十萬斤內官監水和炭二十五萬斤織染局石灰七萬斤寶鈔石灰一十二萬二千五百斤供用庫石灰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斤以上俱刑部撥運近年運炭多係折色送屯田司帖節慎庫遇額數不多動支買辦上納

洪武十八年詔聖賢之後犯工役者俱免　二十八年詔凡罰役死者免追家屬補役

按徒刑以徒役得名而歷代罪人之拘役者亦不盡皆

充徒之人在北周以前徒刑本曰年刑而拘役有不以年計者如秦漢之謫吏隨事謫發梁陳之伶鎖士或至終身充役北周定名曰徒則犯徒者必應拘役隋則流罪亦有居作之事唐宋承之拘役者不以役限明則自雜犯死罪以至笞杖皆得以力役贖罪於是除眞犯死罪外遂無不充役之人其後則應役者又得以錢鈔贖而贖法遂繁拘役之事亦漸廢弛蓋法久弊生不能不變變而不善其弊益滋創法難變法尤難此不可不愼者也

執

春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所以罪虞且言易也十七年傳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注內諱執皆言止

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　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注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罪已甚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而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于他命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注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　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注畀與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注稱人以執罪及民也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曹伯襄復歸于曹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

成九年晉人執鄭伯注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注銅鞮晉別縣在上黨

按晉執他國之臣置諸別邑不以歸絳殆不使與人交通也其執他國之君如前之衛成後之曹成並歸于京師尊王室也獨此執諸別縣何歟

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注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

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十七年左傳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

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子經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二十六年傳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乃許歸衛侯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按此事經不書晉爲臣執君故不告

昭四年楚人執徐子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注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用隱大子于岡山注用之殺以祭山疏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三十年傳吳子執鍾吾子
哀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執曹子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按春秋時君之被執有國亡而被執者如虞公蔡世子有曹伯陽是有臣弒君而先執之者如晉厲齊簡是有爲强國所執者如滕子鄫子宋公曹伯鍾吾子是以惡

及民而被執者如衛侯成公鄭伯成公曹伯成公邾子悼公是惟衛成曹成歸于京師最爲得禮此霸之盛也昭公以後晉霸衰而諸侯無被執者矣故其始也諸侯相治可以見天下之無王其繼也大夫重而諸侯輕諸侯被執者可以見天下之無霸世風日降可慨也夫

莊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傳鄭不朝也注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

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注足曰桎手曰梏

按後世監禁之犯有著械者殆仿於此

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傳伐陳討不忠也注以濤塗爲誤師道

宣十七年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執三子不書非卿）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晉人緩之逸注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

按據此則當日之執有緩急之別

成十有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襄五年傳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注王叔反有二心于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十有一年楚執鄭行人良霄傳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注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

十四年傳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在會不書非卿

十有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屯留爲曹故也注前年衛伐曹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十九年傳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

二十二年傳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

二十有六年晉人執衛甯喜傳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往討其弑君伐孫氏也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傳罪不在行人也

十有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傳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注信邾莒訴欲討魯故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

按季孫之在晉在絳不在別邑故叔鮒之告季孫曰將為子除館於西河以恐之也別邑不能與人交通故季孫懼然曰除館則當時之待外臣猶有禮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疏御謂引進叔孫詣于獄也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囚之

按傳云吏人之與叔孫居者請其吠狗所謂吏人者蓋守者也有守者所以禁其交通傳又云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是其所館非獄也故叔孫能葺之又自有吠狗與縲絏者不同古者外臣之被執其待之也要自有禮春秋時尚不盡廢今不能詳矣

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注稱行人言非其罪

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注

稱行人非使人之罪

按是時衛欲叛晉故使齊執結以就盟執非其實也

十年傳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哀十四年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按此殺人之犯蓋執而囚之故有守囚者

說文執捕辠人也从丮卒卒亦聲

按今隸作執

書召誥徂厥亡出執傳出見執殺

禮記檀弓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

執拘也

囚

夏本紀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索隱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曰地在陽翟是也

書泰誓囚奴正士傳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　武成釋箕子囚　史記殷本紀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　周禮敘官掌囚注囚拘也說文囚繫也

按據史記之文囚奴是兩事先奴而後囚也

殷本紀紂囚西伯羑里集解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　左傳襄三十一年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

書蔡仲之命囚蔡叔于郭鄰傳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

之外地名

按此放而又囚者

左傳僖二十八年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注深室別為囚室

按此與後世之監禁無異

管子大匡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月囚出讓欲適他國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

按此似卽後世監禁之法乃其最輕者故以七日五日三日為限

左傳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十二年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

臣囚之以二者還

十五年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

成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往軍藏府也　九年晉侯觀于軍府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注縶拘執稅解也

按縶繫也蓋以獄具繫之故使解脫之也此古者監禁之制如此

九年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十六年囚楚公子茷

按十七年傳欒書怨郤至使楚公子茷告公是晉以公

子茷歸衞得見晉君不若錘儀之囚諸軍府

襄二十六年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

衞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注士弱晉主獄大夫

按此言執而囚之是凡言執者不皆囚之也

定五年傳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注陽虎欲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九年傳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十三年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衞貢五百家吾舍諸晉

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衞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衞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

按囚而從者仍得入是未絕其交通也後世監犯親人得入視正如此

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按安孺子即荼也）

八年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栫擁也）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

按此卽後世之監禁

吳越春秋四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

按史記越世家無此事又大夫扶同曰文王囚於石室他書亦未見

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

漢書外戚傳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永巷令丞武帝改永巷爲掖庭宣紀暴室應劭曰宮人獄也屬于掖庭史記外戚世家鉤弋夫人送掖庭獄然則永巷有獄焉故令

永巷因戚夫人也續漢書百官志掖庭令有暴室丞一人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

初學記十二風俗通曰囚遒也言辭窮情得以罪誅遒也禮罪人寘諸圜土故囚字爲口守人此其象也

按此風俗通逸文又見意林及御覽六百四十二

爾雅囚拘也說文囚繫也从人在口中

按口回也象回所之形圍繞字當用此人在口中則不得出矣故囹圄等字皆从口

山海經海内西經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猶繫縛也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木上在開題西北　海内經北海之内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名曰相顧之尸亦貳負臣危之類

按此二事甚怪然因繫也不知時代故附于後

枷號

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注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疏嘉善也有文乃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改悔自脩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注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疏云未麗於法祇謂入圜土爲法此坐嘉石之罷民未入圜土差輕故也云害於州里者謂語言無忌侮慢長老云

桎梏而坐諸嘉石者謂坐時坐日偏役諸司空則無桎梏
也云使州里任之者仍恐習前爲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
宰保任乃舍之以稍輕入鄉即得與鄉人齒亦無醬綫五
寸之事也　王氏安石云州里任之則肯而舍之則無任
者終不舍焉是乃使州里相安也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
役不可廢也與其係平民而苦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
爲利也　邱氏濬云此後世役罪人以工庸而里正相保
伍者其原出於此
地官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
之注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
由衺惡酗醟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
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釋文酗況付反
醟音詠疏此經與下文二經爲總目也則云衺惡謂坐嘉

石之罷民不入圜土者過失謂不坐嘉石入圜土者也云
酗營者孔注尙書云以酒爲凶曰酗此據字酒旁爲凶是
因酒爲凶者也若然營者榮下作酉小人飲酒一醉日富
亦因酒爲榮俱是酒之省水之字也　凡民之有衺惡者
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注罰謂
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
也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注過失近
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如明刑以恥之不
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疏云收者以其罪重使人
收斂之不使漫游
宋史太宗紀淳化三年八月釋嶺南東西路罰作荷校者
明大誥有斷趾枷令常枷號令枷項遊歷等名
按枷號之制歷代未見周世嘉石桎梏而坐乃其權輿

也然至多以旬有三日爲限少者三日而已明祖大誥峻令始有枷令名目其常枷號令蓋卽今日之永遠枷號矣然明祖雖用之而未嘗著爲常法故明史刑法志不詳其制惟問刑條例問擬枷號者凡五十三條有一月兩月三月半年之别皆不在常法之内又有用一百斤及一百二十斤枷者尤不可以爲常法也至大誥峻令三項條例中未見蓋已廢而不用矣

明問刑條例凡枷號人犯除例有正條及催徵稅糧用小枷枷號朝枷夜放外敢有將罪輕人犯用大枷枷號傷人者奏請降級調用因而致死者問發爲民

按明代濫用枷號致有傷害人命之事故又定此專條

明史刑法志宣德三年怒御史嚴皚方鼎何傑等沈湎酒色久不朝參命枷以徇自此言官有荷校者至正統中王

振擿權倖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瑺祭酒李時勉李叟此等

按枷令之法太祖創之乃致辱及大臣作法于涼其敝至此可爲好用重法者戒

罰金

周禮秋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詳贖）

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正于五過從赦免）五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按舊說罰金即贖刑然以呂刑之文攷之則罰與贖當爲二事言五罰是罰有五等五罰次于五刑則五刑當各有罰此五罰常刑也非疑而赦者也五罰有疑則赦從免矣職金之金罰當亦常刑乃周之舊制穆王訓夏

作贖刑專謂五刑之疑赦者與舊制之金罰各爲一法蔡九峯謂鞭扑之可議者許贖夫可議者卽可疑者也以此文論之則從免矣何贖之有哉

地官司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必罰幕帟蓋帷市者衆也此四物者在衆之用也

按此非罰金也而事與罰金相類故附於此古者市自有垣不爲衢路故可以申斯禁令今則市爲四達之衢又安能禁之哉

齊語小罰讁以金分韋昭注今之罰金是也管子中匡過

罰以金

按此管仲之制詳贖下其法死罪刑罪以甲兵贖小罪則罰金似以贖罰分輕重矣

漢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史記張釋之傳如淳注）漢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同上漢書注無乘軺傳三字）漢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漢書哀紀注）

史記張釋之傳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按漢之罰金載在律令是漢初即有之贖爲武帝以後事與罰金各爲一法也

晉書刑法志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論失不舉劾各以贖論

按此文謂漢法也亦武帝時有贖之一證

晉志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

魏法罰金六詳總攷

晉有雜抵罰金五等之差詳總攷

晉律失贖罪囚罰金四兩也　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

以罰當十也御覽六百五十一

晉律住金等不過四兩詳贖

梁律罰金五等詳總攷將吏已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隋志

陳律公坐過誤罰金詳總攷

按罰金之名始見于職金而詳于管子罪之最輕者用之罰與贖義有別說文罰辠之小者从刀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贖貿也貿易財也五罰輕于五刑罰為犯法之小者而刑為犯法之重者凡言罰金者不別立罪名而罰金即其名在五刑之外自為一等凡言贖者皆有本刑而以財易其刑故曰贖贖重而罰金輕也古者辭多通用罰亦可稱刑凡經傳之言刑者罰亦該于其內贖亦可稱罰呂刑之五刑疑赦皆曰其

罰若干錢渾言之則義本相通析言之則名自有別不容混也漢以罰金爲常法而贖則武帝始行之下逮魏晉六代南朝並承用斯法北朝魏及齊周並有贖而無罰金隋唐承之於是罰金之名無復有用之者近日東瀛刑法有罰金一項其事則采自西方其名實本之於古論者不察輒詆爲歐人之法不宜於中華曷勿陳故籍而一考之

宋志仁宗時刑部嘗薦詳覆官帝記其姓名曰是嘗失人入罪不得遷官者烏可任法吏舉者皆罰金　哲宗紀元豐八年四月水部員外郎王諤非職言事坐罰金

按宋無罰金之刑此所謂罰金恐卽後來之罰俸也

元史刑法志諸犯界酒十瓶以下罰中統鈔一十兩笞二十七十瓶以上罰鈔四十兩笞四十七酒給元主酒雖多

罰止五十兩罪止六十

按此條言罰鈔頗與罰金之名相似元典章則稱追鈔似爲充賞之用元典章別有醞造私酒追鈔之條是其比也與罰金之義微有不同

囚繫

漢書惠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注如淳曰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爲所知故亦優之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古者頌與容同

按詩巧言君子信盜傳逃也疏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是盜逃乃古義如說是師古不

明古義遂有不必逃亡之語而未爲盜字作解此其疏也獄囚著械古制已然頌繫不著械若今時之散禁也

刑法志孝景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古曰乳產也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

宣紀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師古曰息謂生長言劓刖臏割之徒不可更生長亦猶謂子爲息耳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瘐音庾字或作瘉其音亦同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師古曰名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所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

也謀居先也殿音丁見反　惠氏棟曰案下文掠笞若瘐死則蘇如二說相兼乃備

按蘇如二氏並曹魏時人其時漢律尚存皆及見之所言律者漢律也其說自可信師古以如說為非是未知如說之本于漢律也今時獄囚監斃管獄官例有處分其法實仿于此

平紀元始四年春正月詔曰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搆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張晏曰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其當驗者即驗問師古曰就其所居而問定著令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三年秋七月庚辰詔曰男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

按老小勿繫三詔老者八十以上皆同小者景八歲以上平七歲光武十歲平帝政出王莽光武爲寬矣

五年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按此因旱而出繫囚七年正月詔同其後屢行之不備錄

隋志梁律耐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者盲者朱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已上亭侯已上之

父母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已上非撫
微者並頌繫之
按老小不繫小以十歲爲限承東京之制
魏書孝文紀太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詔曰朕惟上政不
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捶難任自今月至來年
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旣不登民多饑窘輕繫之因宜
速決之無令薄罪久留獄犴
隋志北齊河淸三年奏上齊律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
婦人犯刑已下侏儒篤疾癃殘非犯死罪皆訟繫之
按訟繫卽頌繫
唐六典杖笞與公坐徒及年八十八歲癈疾懷孕侏儒之
類皆訟繫以待弊
宋史理宗紀景定四年十一月詔在京諸獄枷私繫囚并

非法獄具臺憲其嚴禁戢違者有刑

度宗紀咸淳元年七月癸亥禁在京置窠櫃私繫囚

按窠櫃之形式如何無可考詳即今時班館之類

分攷十二終

徒

書說命說築傅巖之野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疏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犯罪言其說爲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且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諸傅巖謂之傳說

棻謚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白不相副謚惟見此書傅會爲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注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

按胥靡之名惟見此二事他無可證傅說事疑爲周代圜土罷民之比弗使冠飾而任之以事者古者未聞罪人以徒爲名皇甫謐之說孔疏謂傅會爲近世之語是也申公白生杵臼雅舂似即城旦舂之舂覯本傳語意

亦不以胥靡爲罪名應劭之說恐未必是晉灼注顏已駁之

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月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按肺石之制與今之枷號相似特此制旣坐而又役之與枷號不同圜土之制實爲後來徒罪之所自昉三年二年一年亦徒分五等之所昉特此則聚而教之後之

徒罪但屬於官不以圜土聚之此與徒罪之不同者也

今日東西各國監禁習藝之法則甚爲近之

周禮天官大宰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諝諝其有才智爲什長疏胥有才智爲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也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祿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者也鄭云若今衛士者衛士亦給徭役故以漢法況之　小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注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疏云治敘次序官中者既有才智爲什長當次序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故云次敘官中也云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者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

是五人之長言傳吏朝也者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
也云微令趨走給召呼者其徒止爲在朝趨走供給官人
召呼使役之事也

按徒使也（廣雅釋詁）衆也（公羊昭八年傳注）周禮地官司徒疏鄭目
錄云司徒主衆徒詩緜乃召司徒[illegible]司徒役之事荀子
王霸篇注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易象上傳舍車而
徒崔注徒塵賤之事也古者供役使者謂之徒其人本
庶人故亦訓衆其事爲人下故亦曰塵賤之事非有罪
之人也三代以上罪無徒名若戰國時之刑徒（史記孫子傳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黥徒（范雎傳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猶曰受刑之人受黥
之人耳卽漢書敘傳之布貫黥徒衛青傳之有一鉗徒
相青語意亦如是非指徒罪言也秦漢始有徒稱然其
刑之名爲鬼薪城旦之屬不名爲徒第以此等人供役

使之事故當時稱之爲徒耳唐律疏議始云徒者奴也
蓋奴辱之其說不知何本實與古義不合論衡四諱篇
云被刑謂之徒王充雖漢人亦徇于後起之義非古也
史記始皇紀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
作驪山
按徒刑二字始見於此然此文頗有可疑隱宮之解說
者分歧黥布傳及壯坐法黥布已論輸驪山正義言布論決受黥竟驪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
豪桀交通所謂驪山之徒猶游俠傳言布衣之徒過秦
論言遷徙之徒謂徒衆也布受黥刑非徒刑而亦輸驪
山高帝紀送徒酈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此徒字
明是徒衆可以見驪山之徒不皆曾論徒刑者秦雖暴
虐亦何至犯徒刑者七十餘萬之多此紀先言始皇大

愍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其文作刑徒此
徒刑恐有譌

始皇紀輕者爲鬼薪　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
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按鬼薪城旦並徒役之事此秦之徒刑也而其名則曰
鬼薪城旦可以見秦時並不名徒前條徒刑語未可信
也

漢有罰作及耐罪詳總攷

按漢罰作爲一歲刑正司寇爲二歲刑鬼薪白粲爲三
歲刑城旦舂爲四歲刑其所爲並徒役之事文十三年
所定律文爲城旦舂等名可知漢律不名徒也其稱爲
徒者亦如周官胥徒之徒因供徒役遂以徒名凡廨此

罪之人亦皆爲供徒役者故其人亦稱爲徒非謂所論之罪名爲徒沿習既久并罪名亦改爲徒蓋自北周始

漢書文紀二年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景紀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　武紀元封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赦所過徒　宣紀元康元年詔其赦天下徒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　元紀初元四年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赦雲陽徒　成紀建始二年春正月上始郊長安南郊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河平四年春正月赦天下徒鴻嘉元年春二月行幸初陵赦作徒注師古曰徒人之在陵作役者　哀紀建平二年夏四月赦天下徒　平紀元始元年秋九月赦天下徒二年九月赦天下徒

按漢代赦徒之典文帝時曰詔作其後曰徒作曰作徒曰耐罪徒皆謂有罪作役之人非其刑名曰徒刑也夷考其義因其充徒役故謂之徒周之徒庶人在官充役者也漢之徒有罪在官充役者也其人異其義同故屬於鐵官者曰鐵官徒成紀陽朔三年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屬於三輔太常者曰三輔太常徒昭紀趙充國傳屬於中都官者曰中都官徒後書和紀亦曰三輔中都官徒宣紀女曰女徒見下篤癃老小女徒曰篤癃老小女徒同上見充者曰見徒見下論衡被刑謂之徒張斐律序注罪已定爲徒自是徒之名專屬於有罪充役之人而有罪未定囚禁之人亦謂之囚徒矣

女徒見宣紀平紀詳總攷漢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

山遣歸說以爲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雇山（平紀注引）後漢書光武紀女徒雇山歸家注漢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雇山

按後書注引令甲與前書所引不同當以前書爲是女子犯罪爲句作如徒爲句作如徒者言其罪應作役如男子之徒役也說以爲云云乃律說也後書之注傳寫有譌奪

復作徒見宣紀女徒復作注（詳總攷）

漢書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

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鈦赭衣置任輸作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弛刑李說是也若今徒囚但不枷鎖而責保散役之耳）

趙充國傳時上已發三

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謂不加鉗鈦者也弛之言解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二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郡施刑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注施讀曰弛弛解也　二十二年秋九月戊辰地震裂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注弛解脫也倉頡篇曰鉗鈦也音奇炎反前書音義曰鈦足鉗也音徒計反又大蓋反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　二十六年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理城郭（施與弛同）　前書宣紀女徒復作注孟康曰復音服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鈦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爲例故當復爲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爲復作也

按據孟康之說是弛刑徒即復作徒觀趙充國傳是充

徒役者解其刑謂之弛刑卽昭紀之免刑光武紀但曰施刑惟孝和紀永元三年冬十月癸未行幸長安十二月庚辰至自長安減弛刑徒從駕者刑五月以弛刑徒連文充國之弛刑發以屯邊光武紀之施刑發以充役然與復作之義不合孟康之說有未盡也

光武紀建武五年五月詔見徒免爲庶人七年正月詔同

按見胡甸反俗作現見徒見充徒役者

御覽六百四十二孔融肉刑論曰今之洛陽道橋作徒囚於廝役十死一生故國家嘗遣三府請詔月一案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養病徒僅能存之語所謂洛陽豪徒韓伯密加笞十中一髡頭至耳髮詣膝此自爲刑非國法之意

按作徒至於十死一生情殊可憫當時設官以案行之病者養之所以待之者亦云至矣此漢法之善者也此

文孔集末收百三家本漢之徒大約多在本土有事則徵發之鍾離意辭大司徒府而送徒河內見後書意傳此由都下發往外郡之證也在本土故逃亡者少晉以後情形蓋不同矣

魏髡刑四完刑作刑各三詳總攷

御覽六百四十二晉律曰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若諸主亡詐僞將吏越武庫垣兵守逃歸家兄弟保人之屬並五歲刑也四歲刑若復上闕沃殿問上變事通露泄選舉事謀發密事毆兄姊之屬並四歲刑三歲刑若傷人上而謗僞造官印不憂軍事戲殺人之屬並三歲刑也二歲刑二歲刑減一等入罰金三歲至五歲刑皆耐罪皆越戍作弃走馬衆中有挾天文圖讖之屬並爲二歲刑張斐

律序曰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罪已定爲徒未定爲囚累作不過十二歲五歲徒犯一等加六歲犯六等加爲十二歲作累笞不過千二百五歲徒加六等笞之一千二百

按晉律久亡此其僅存者張斐晉志作張裴其律序見

晉志而無注文

張裴律序刑等不過一歲晉志

晉志劉頌復肉刑表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

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

按徒刑之敝在晉已然此疏所言極為痛切而究不能變通者未得其術也苟有其術矣而必謂舊法之不可改也何哉　頌言終身之徒與張裴所言徒加不過六歲作不過十二歲者不合殆渡江之後舊法已不盡遵行歟

梁耐罪四詳總攷

隋刑法志帝銳意儒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比時奉敕權親

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壇材官車府太府下省左裝等處
上啟並請四五歲已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愆
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辛辛原作辛當辛之譌
為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無文之路
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泉易啟其齒將恐玉科重輕
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為永
准帝手敕報曰頃年以來處處之役唯資徒謫逐急充配
若科制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今
茲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為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竟勿之
從

按觀於梁武言處處之役逐急充配是當日公家之役
惟徒是賴非若今日徒犯之無役可充也

梁有徒罪流許

按梁自五歲刑至二歲刑名曰耐罪即後來之徒罪也天監三年景慈流於交州隋志遂曰至是復有徒流之罪此徒字恐有誤陳用梁法仍爲五歲刑至二歲刑不名徒也

北魏太和十六年定流徒限制詳魏攷

按魏紀言定流徒限制而所定罪名仍爲一歲刑至五歲刑亦謂之年刑是尚未以徒爲正名也魏志所引法例律有當刑二歲獄官令有諸犯年刑等文其律令正文不以徒名可見此乃修史者以後來之名加之便於文詞耳

北齊刑罪五詳齊攷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隋志刑罪婦人配舂及掖庭織隋志

按北齊刑名五三曰刑即耐罪自五歲至一歲乃後來

之徒罪而不名徒男子長徒者視五歲刑多一年其作徒之年較長也

北周徒刑五詳總考　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隋志

按北周之徒刑卽舊日之年刑也改名爲徒實自周始惟其年數爲一年至五年隋改爲一年至三年分五等

自唐以後歷代相沿至今不改

隋徒刑五詳總攷

唐徒刑五詳總攷　唐書刑法志居作者著鉗若校京師隸將作女子隸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毋出役院病者釋鉗校給假疾差陪役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廚饎　元宗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

按此杖徒充軍之始蓋不獨明法爲然矣時方以此爲

恩而役世則以爲重此古今情形之不同也

宋徒刑五 詳總攷

按魏晉年刑役而不杖六代南朝皆同北朝齊周乃加鞭笞隋唐去之至宋又有折杖之制自是相承沿用皆加杖梁肅所謂一罪二刑也

宋史刑法志初徒罪非有官當贖銅者在京師則隸將作監役兼役之宮中或輸作左校右校役開寶五年御史臺言若此者雖有其名無復役使遇祠祭供水火則有本司供官望令大理依格斷遣於是並送作坊役之　初京師裁造院募女工而軍士妻有罪皆配隸南北作坊天聖初特詔釋之聽自便婦人應配則以妻窰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著爲法時又詔曰聞配徒者其妻子流離道

路罕能生還朕甚憐之自今應配者錄具獄刑名及所配道里上尚書刑部詳覆未幾又詔應配者須長吏以下集聽事慮問後以奏牘煩冗罷錄具獄第以單狀上承進司既又罷慮問焉知益州薛田言蜀人配徒他路者請雖老疾毋得釋帝曰遠民無知犯法終身不得還鄉里豈朕意哉察其情可矜者許還後復詔罪狀獷惡者勿許　熙甯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爲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凶頑者有所拘縶

按婦人應配卽以妻他人徒非妻子流離道路此皆宋法之不善者觀薛田事宋之徒犯有配他路不得還鄉者帝雖不允而情稍重者仍勿許還亦太苛矣熙甯中

書所議事不果行然觀此議似徒罪折杖即不居作矣顧折杖之制定於太祖時而薛田事則在仁宗時與前說又不相符未詳其故

遼徒刑三 詳總攷

遼史興宗紀重熙五年新定條制成詔有司凡朝日執之仍頒行諸道蓋纂修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古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

按圖書集成祥刑典云刑法志徒刑之數詳於重熙則指此文然三等之徒亦遼初所有非定於興宗也

金徒刑七 詳總攷

金史刑法志明昌五年尚書省奏在制名例內徒年之例無決杖之文便不用杖緣先謂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決杖而徒三年以下難復不用婦人比之男

子雖差輕亦當例減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婦人犯者並決五十著于敕條

按此與泰和律文不同蓋泰和時又改定矣

梁肅傳爲濟南尹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準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 續通考一百三十七云朝廷以爲今法已輕於古恐滋姦惡不從是金制徒刑決杖其來已久何待明昌五年始議定制意大定後中間別有變更至是復之稍從輕減特史文未詳耳

按梁肅上疏在大定十七年距明昌五年祇十八年何以別有變更且尚書省所奏又是律文殊不可解豈當

時別有條例歟

元徒刑五 詳總攷

元史成宗紀元貞二年五月詔諸徒役者限一年釋之毋杖

按徒罪減年免杖當爲一時之特恩非常制也

續通考一百三十七 時漳州路推官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之意宜加徒減杖遂定爲令

按此條續通考列于英宗至治二年而本紀未見此文未詳何本徒者不杖未知所言何律元史刑法志徒下有杖也

元史曹伯啟傳英宗立俄拜集賢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啟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

底於一人也法當改易丞相是之會伯啟除淅西廉訪使不果行

按據此元時徒罪發千里之外與明例之以五百里為限者不同

明徒罪五又有准徒五年總徒四年准徒二年詳總攷

隸

地官師氏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注舉猶行也兵服旗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

周禮秋官序官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徒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疏以隸是罪人為奴僕故知給勞辱之役也又引漢始置

司隸云云者以漢時司隸官與周同故舉以爲況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注盜賊之家爲奴者疏此中國之隸言罪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于舂稾故注云盜賊之家爲奴者蠻隸已下皆百二十人者鄭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者謂隸中選取善者以爲役之員數爲限其餘衆者以爲隸民故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之等是百二十人外謂之民者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注征南夷所獲　閩隸百有二十人注閩南蠻之別　夷隸百有二十人注征東夷所獲　貉隸百有二十人注征東北夷所獲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注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

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注民五隸之民也
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爲積聚之也元
謂任猶用也疏序官五隸皆百二十員員外皆是民故云
五隸之民也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
事注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厠　掌帥四翟之
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
禁注野舍王者所止舍厲遮例也疏服其邦之服執其邦
之兵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
矢云守王宮與野舍者即師氏職云帥四夷之隸守王宮
野舍亦如之者是也校勘記云遮例即遮迾也說文曰迾
遮也易氏祓曰周之興也東南先服王化四翟之隸即南
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有素故使
列於守衛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注役給其小役疏云小役者止謂給小小勞役之事謂若大役非隸所共故以小役解之　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注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爲牽徬此官主爲送致之也元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釋文徬步浪反疏國家以官牛助諸侯及大夫家運物往至任所云在前曰牽者謂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還遣二隸前者牽前牛徬者御當車之牛故據人而言牽徬也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疏爲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按校人良馬一師四圉不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注杜子春云子當爲祀元謂掌子者王立祀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云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注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一切經音義卌引鄭眾注隸奴也賤也役也

禁暴氏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注奚

隸女奴男奴也疏天官酒人漿人之等皆名女奴爲奚玉

隸又是男奴故云奚隸女奴男奴

儀禮旣夕禮隸人涅廁注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涅

塞也爲人復往褻之又以鬼神不用疏古者非直不共偪

浴亦不共廁故得云死者不用也

左傳襄二十三年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

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

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注蓋豹犯罪

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疏以斐豹請焚丹書知以丹書其

籍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

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國語周語絕後無主堙替隸圉注堙沒也替廢也隸役也

圉養馬者　子孫爲隸注隸役也

按此即降在皁隸之意

晉語其猶隸農也韋昭注隸今之徒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顏注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惠帝本紀三年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刑法志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顏注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

晉書苻堅載記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於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

左傳文六年泉隸賴之而後即命

按列子仲尼篇隸人之生注隸猶羣輩也衆隸之隸當爲蒜茁之義衆民也亦曰萌隸樂毅報燕王書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

隸

甿隸賈誼過秦論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民隸馬融曰以應天變下鄭箴上以安民隸　猶言人民耳與隸役之義異

成十六年嬰齊魯之常隸也注隸賤官

昭三年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注皁隸賤官

昭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疏服虔曰隸隸屬於吏也

定四年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注隸賤臣也

定十年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

按家隸謂家臣是時郈馬正侯犯以郈叛郈叔孫武叔之邑也侯犯奔齊齊人致郈武叔往謝故有此語

文選上林賦以贈萌隸注司馬彪曰隸小臣也

廣雅釋詁一隸臣也

漢書戾太子傳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顏注隸賤也

按此與刑法志之隸臣不同彼乃罪名此爲常語

急就篇奴婢私隸枕牀杠顏注隸附著之義也私隸者言屬著私家非給公役者

按說文隸附箸也箸今之著字凡人之附箸於人者即有卑賤之義故曰徒隸曰民隸曰臣隸皆從此義引伸而出者也古之徒隸多有罪之人如周禮所載者是左傳之衆隸即民隸萌隸萌與民通至常隸之解或爲賤

官或為賤臣並是當日問答謙辭自居於卑賤之列卑隸之隸服虔解為隸屬於吏隸屬亦卽附著之義也江充人稱爲隸臣亦卽賤臣之比司馬彪釋爲小臣廣雅釋爲臣臣隸之稱訓詁相承有自來矣皁隸名居十等雖賤亦在臣列本與徒隸不同乃世風沿習目爲汙賤北史魏文帝紀詔曰工商皁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清流盧思道北齊興亡論陸令萱穆提婆者出於皁隸本是韡工愚暗庸短僅辨菽麥觀此二文則當日旌別已嚴後世隸卒之賤其權輿於此時歟唐書高士廉傳贊悠悠世胙迄無考按冠冕皁隸混爲一區玩此語意是竟屏皁隸於冠冕之外矣良由風會旣殊名稱亦異今時古事難强同矣民隸臣隸與徒隸名相引伸而實則迴異爲分析之如此

宋史李大臨傳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皁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眞廉士也

按此傳所稱皁隸似是家中驅使之人大臨貧不能畜也

宋史蠻夷傳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各依豪峒聽其餘役州縣猶驗舊籍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逋徙

按此傳所稱胥隸似即今書吏衙役之名

明會典洪武二十八年詔刑部將合用獄具依法較定與諸司遵守敢有仍前不遵者就用非法獄具處治皁隸祇禁輒敢聽從行用者一體處死

按行杖之人稱爲皁隸不知起于何時觀於此詔是明初已有此稱明時稱謂沿于元者爲多或即起於元也

當再攷之　周時之隸皆有罪之人司隸帥五隸之民以充役凡囚執人之事亦任之後來官役之以隸稱似即原於此惟古之隸皆有罪之人賤之可也若今之隸皆良民充當在官府既不能無此等之人募以充此役既任用之而又賤視之其理安在

分考十三終